

詞
學

第二十八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詞學

第二十八輯 華東

歙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詞學.第28輯 / 馬興榮, 鄧喬彬主編. — 上海: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675-0134-8

I. ①詞… II. ①馬…②鄧… III. ①詞(文學)—詩詞研究—中國 IV. ①I207.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2)第309871號

詞學
第二十八輯

主編 馬興榮 鄧喬彬 方智範 高建中 朱惠國
項目編輯 龐 堅
審讀編輯 劉 凌
責任校對 劉效禮
裝幀設計 黃惠敏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市場部電話 021-62571961
傳真 021-62860410
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門市地址 華東師大校內先鋒路口

社址 <http://www.ecnupress.com.cn>
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

郵編 200062

江蘇句容市排印廠
890×1240 32開

11

303千字

4

2012年12月第1版

2012年12月第1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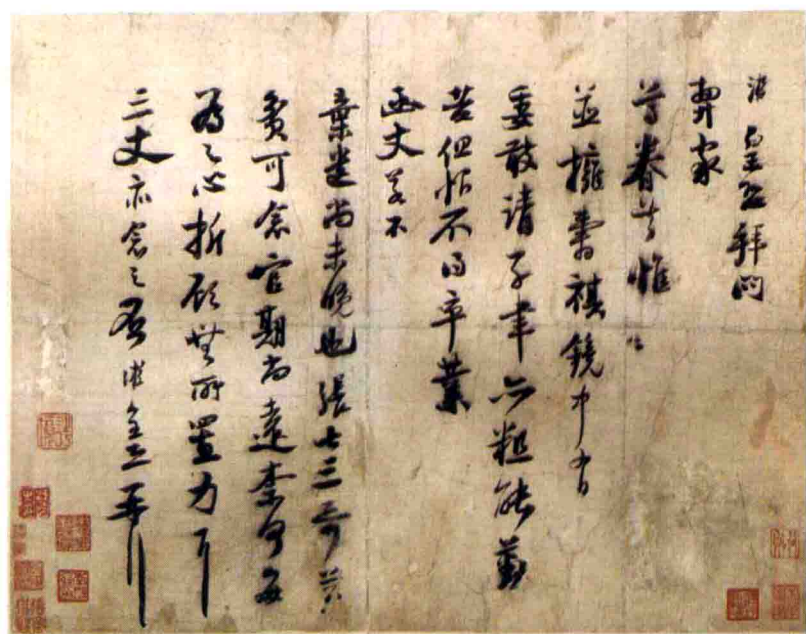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675-0134-8/I·935

32.00 圓

出版人 朱傑人



宋李伯時《西園雅集圖》
(元趙孟頫摹本，右上角俯聽者為秦觀)



陸游《尊眷帖》行書（故宮博物院藏）



王蘊章畫《山泉奉樂圖四屏》



王蘊章書扇面



丁寧晚年像

朝沐

阿母年八十，而性愛整潔，衣痕鬢縷，必漸沐無纖塵。每晨命余移小几坐膝前，親為拂髮，自總角而垂髻，而縮髻以至今日之歲，髮雖酷暑嚴寒，未嘗或間。余亦必待母拂拭，心始釋然。今秋，母胃疾忽發，纏綿困頓，逾於往昔。後服西藥，疾少間，見余飛蓬狀，命取鏡，遂至榻畔，力疾整之。體弱神疲，盤紆難解，櫛未已，汗出。

《詞學》編輯委員會

顧問

陳邦炎

吳熊和

王水照

主編

馬興榮

鄧喬彬

方智範

高建中

朱惠國

編

委

(以姓氏筆畫爲序)

王兆鵬

方智範

朱惠國

林玫儀

吳 蓓

沈松勤

周聖偉

施議對

馬興榮

高建中

陳祖美

孫克強

黃坤堯

張宏生

彭玉平

彭國忠

楊海明

鄧喬彬

劉 凌

劉 石

劉尊明

劉揚忠

劉永翔

鍾振振

詞學

第二十八輯篇目

論述

詞與詞學以及詞學與詞學學		(澳門)施議對(一)
論秦觀遷謫詞中的超脫情懷		昌慶志(二二)
朱敦儒在嶺南的生活與創作		譚紹娜 曾大興(三二)
再讀《放翁詞編年箋注》四小札		陳祖美(四六)
也說辛棄疾「以文爲詞」		
——從辛詞題序中喜用「賦」字談起		房日晰(五三)
稼軒詞《浣溪沙·壽內子》再考		辛更儒(六三)
吳夢窗與史宅之交遊辨證		孫虹(七四)
明代詞人地域分佈研究		孟 瑤 張仲謀(九七)
有關明詞分期斷限的反思和新說		葉 曄(一一五)
廣陵詞壇詞學評點述評		李有強(一三九)
周邦彥之「詞中老杜」與常州詞學		余 意(一四九)

論莊棫及其對常州詞派的貢獻 桂 珊(一六三)

論況周頤《玉梅後詞》與況鄭交惡的關鍵 (香港)徐 瑋(一八八)

喬大壯境界說析論 (香港)黃坤堯(二〇四)

侍讀札記 周篤文(二一八)

一部覃思與細辨詞學的力作

——評歐明俊教授新著《詞學思辨錄》 潘殊閑(二三四)

年 譜

丁寧年譜 馬興榮(二四四)

文 獻

梅魂菊影室詞話 王蘊章著 楊傳慶整理(二七五)

詞籟 孫人和撰 傅宇斌整理(二九一)

《蕙風詞話》輯補 況周頤著 王 娟整理(二九六)

詞 苑 (三〇〇)

劉揚忠 五首 濠上詞隱 二首 周篤文 四首 徐培均 五首 周退密 一首

趙昌平 一首 聶世美 一首 熊盛元 一首 龐 堅 二首 王 焰 一首

馮永軍 二首 祝伊湄 一首 吳 夢 一首 黃思維 一首 嘯 雲 二首

李舜華 六首 馬家楠 七首

悼鄧紅梅教授詞七首 (三一三)

劉揚忠 李保民 朱惠國

龐 堅 胡元翎 彭國忠 王 昊

詞壇漫步

二〇一二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王翼飛 唐藝嘉(三一六)

叢 談

李清照研究似應再上一個臺階 徐培均(三二七)

近代江西詞話(四) 胡迎建(三三二)

編輯後記 (三三七)

圖 版

宋李伯時《西園雅集圖》(元趙孟頫摹本)

陸游《尊眷帖》行書(故宮博物院藏)

王蘊章畫《山泉奉樂圖四屏》

王蘊章書扇面

丁寧晚年像

丁寧手跡

詞與詞學以及詞學與詞學學

（澳門）施議對

今天跟我的師兄弟劉揚忠先生同臺演講，這應是我們的第一次。我們是同門，同於一九七八年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，在吳世昌先生門下當研究生。那個時候，和我們同時考上的屆研究生，被稱為「黃埔一期」。據說，現在還這麼稱呼。因為文化大革命，積壓了很多人才。國家恢復高考及招收研究生制度，當時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古典文學專業的考生，計三百二十人。其中，十六人參加復試。相當於以前的殿試。這十六名，真有點了不起。晉京復試，住在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個大教室，打大統鋪，就像以往趕科舉，擠在一座破廟裏那樣。各人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故事，或者展示詩詞作品，以供同好。十六名考生，吳世昌先生收錄四名，余冠英先生收錄四名。計八名，還有八名未被錄取。八名未被錄取，非常可惜。北京師範大學說：你們不要我們要。又從中錄取二名，作為代培生。一名寄讀在吳世昌先生門下，另一名寄讀在余冠英先生門下。在這一意義上講，吳門弟子應當是五名。如代培生不算，才是四名。當下號稱吳門四大弟子，我是老大，陶文鵬老二，老三董乃斌，老四就是這位小兄弟劉揚忠先生。有的說，我們是吳門四大金剛。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現狀看，應當說，吳門最為鼎盛。

一 隻眼觀天下，獨腳跳龍門

我們的導師吳世昌先生出身貧寒。七、八歲時失去父母。哥哥吳其昌比他大四歲，也是很了不起的

一位學者，就是英年早逝。吳世昌先生小時候，弄壞了一隻眼睛。他當過學徒。考到清華，住在燕京大學的宿舍裏。室友翁獨健，少掉一隻腿。他們的另外一位朋友鄧嗣禹。三位是三俠客，非常要好的朋友。當時，鄧爲撰寫一副對聯：隻眼觀天下，獨腳跳龍門。橫批：盲跛相助。上下聯都仄起，不太好做。但鄧的這幅對聯做得很工整。橫批出自《左傳》，也恰到好處。鄧嗣禹這麼有學問，還不是學文學，而是學理工的。結果是應了這兩句話，吳、翁兩人都曾名聞天下。

這裏，先說一段小故事。一九八二年，村上哲見先生到北京拜訪吳世昌教授。吳先生在北京飯店設私宴招待，命我和揚忠作陪。席間，這位日本友人可能想考考我和揚忠這兩名小門生，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：《欽定詞譜》爲甚麼附上一些明明不是詞的作品在裏面？問題似乎很簡單，但平時都不是太留意，吳先生可能擔心我們答錯問題，馬上搶着說：這是編者故意附上的。因爲是欽定的麼，故意附上去，好讓皇帝發現，以顯示皇上英明。吳先生很愛護學生，爲我們擋駕。但兩人的交手，有無機鋒，則未可知。

眼下，解說詞與詞學，仍然須要眼觀天下。不僅看我邦，還有彼邦。換一個角度講，亦然。就目前狀況看，我邦、彼邦相互間的交手，似乎仍未多見。不過，棋逢敵手，自古以來，彼此之間，早已展開陣容。

神田喜一郎稱：日本填詞開山祖師嵯峨天皇於弘仁十四年（八二三）所作《漁歌子》五闕，乃張志和於大曆九年（七七四年）所作《漁歌子》五闕的仿效之作；前後相距不過四十九年（《日本における中國文學》）。倚聲填詞在日本及其發祥地中國，同樣都有千年以上的歷史。

二〇〇四年，日本出了本書，叫《宋代の詞論》（日本福岡中國書店，二〇〇四年三月發行），乃張炎《詞源》的一種注譯讀本，三百七十八頁，寄給我一冊。打開一看，有村上哲見先生所寫的序。聲稱：這部著作不僅「遠遠超出以前研究成果」，而且「足以令彼邦專家爲之瞠目」。在詞界，村上先生算得上是一名中國通。除了在我邦出版《宋詞研究》的中文譯本（楊鐵嬰譯），也常於兩岸學術研討會出現，和我邦相關人士，

有許多接觸，完全知道底細。反而是我們自己不太清楚自己。看了序文，頗有點驚動。我就是他所說「彼邦專家」，但我不能退讓，我是夏承燾和吳世昌先生的學生。於是，我就寫了一篇文章，說一說我邦的倚聲與倚聲之學，也順便提及對於這部大著的觀感，然後寄去給日本的朋友。文章題稱：《倚聲與倚聲之學》。（已在本刊發表。）

我邦、彼邦，在詞學方面，確實有許多共通的話題。上文所說村上哲見的故事，值得留意。此外，另有一位朋友石海青，也不能忽視。石海青，日本長崎純心大學比較文化學科準教授。原名：いしみのぞむ。於詞界，也是名中國通。二〇〇七年，在臺灣淡江大學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相遇。當時，他提交一篇論文，題稱：《詞曲定調》。講的是，笛子的幾個孔，如何依不同的距離，為詞曲定調。主辦方接到這篇論文，交由我來講評，實在不敢當。究竟怎麼個評法，現在已記不太清楚。二〇〇九年十二月，澳門大學舉辦第二屆中華詞學國際研討會，特邀赴會，方才進一步領略其才華。這位朋友會講普通話、廣東話，還會講蘇州話、演唱昆曲。詞學研討會上，介紹認識，在座諸位都頗為驚訝。他精通樂曲的音理，亦精通文詞的聲律。當下的專門家，可能只着重於分辨平仄，他卻能分辨四聲、分辨陰陽。

兩位日本友人的故事，今錄以備案。撰寫詞學大事記，不知會不會將其採入編中，但作為今天這一講題的開場白，仍須提醒諸位，未可等閑視之。

二 詞與詞學

今天的講題，名為：《詞與詞學以及詞學與詞學學》。內容包括兩個部分。第一部分，詞與詞學；第二部分，詞學與詞學學。演繹這個題目，著眼點在哪裏？在詞、詞學、詞學學。這是講題的關鍵詞。籠統地講，詞在哪裏，詞學在哪裏？可以這麼回答：在書本上，也在人身上。所以，既要讀書，又要閱人。但須要

有個界限，將其圈定在一定的時空範圍內。由近而遠，由我邦到彼邦，并且限定在二十世紀。這是展開話題的方法問題。至其目的，就是想讓大家明白，我的這一講題，並非無的放矢。比如，第一部分，敘說詞界狀況。所羅列諸般現象，包括有詞而無學、有學而無詞，以及沒有詞也沒有學，都並非子虛烏有。而且，據說現在撰寫詞學文章的人，已有千人以上。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所發表詞學研究文章的數量，抵得上二十世紀半個世紀五十年的數量。所謂新人、新作湧現，前所未有，但是否有學有詞，仍然須要重新加以檢驗。非常明顯，今天的話題，具有一定針對性。希望能夠從中悟出點道道來。

（一）詞與詞人

詞，或稱曲、曲子、曲子詞，通俗一點講，就是歌詞，乃配合樂曲的文辭。在以往的一段歷史，尤其是大唐帝國，歌詞、唱曲，既已成為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，同時也被看作是國力強盛、民族興旺的一個標誌。

張鷟《朝野僉載》（卷五）載：

太宗時，西國進一胡，善彈琵琶。作一曲，琵琶絃撥倍麗。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，乃置酒高會，使羅黑黑隔帷聽之，一遍而得。謂胡人曰：此曲吾宮人能之。取大琵琶，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，不遺一字。

羅黑黑，大唐宮中樂人。原先是一位琵琶師。類似於現代的人妖。其音樂天分及技藝，足以令大唐天子引為驕傲，番人瞠目。不過，有關歌詞創作問題，相對於樂曲的創作，仍然佔居重要位置。

以下幾名作者，在樂曲、歌詞發展史上，於各個不同時段，均有不同的表現，為倚聲填詞的發展、演進，均作出特殊的貢獻。

① 溫庭筠